

庄子

一百句

韩进廉 刘桂兰 编著



ZHUANGZIZIYIBAIJU



HUBEI CHILDREN'S PRESS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庄子一百句

韩进廉 刘桂兰 编著

张志工作室 绘画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 CHILDREN'S PRESS



庄子小传

庄子(约前 369~前 286),战国时代思想家,道家代表人物。名周,宋国蒙(今河南商丘东北)人。他所处的年代,大约与孟子同时而稍后,正当极为动乱的战国中期。在这个年代,庄子所看到的是“昏上乱相”穷兵黩武、荒淫无道,致使天下“殊死者相枕”、“朽杨者相推”、“刑戮者相望”。他所栖身的宋国,执政者宋君偃是个有名的暴君。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灾难、痛苦的年代,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,庄子鄙弃权贵,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。据说楚威王闻其贤,用厚币相聘,许以为相。他表示宁为“孤豚”而不作“牺牛”,果断地予以回绝。



为了生计,曾任蒙城漆园吏;为了逍遥,曾周游齐、魏等国。因为家贫,曾向监河侯借粮。在无奈中,也



曾靠编织草鞋糊口。独立特行而孤芳自赏的品格使他从清贫困顿中超脱出来，自由自在地“行于山中”，“钓于濮水”，游于“濠梁”、“雕陵”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怡然而乐。

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聃、杨朱的学说，把“贵生”、“为我”引向“达生”、“忘我”，归结为天然的“道”、“我”合一。从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出发，认为“道”是无限的，“自本自根”，“无所不在”。他从“道未始有封”看出天人、物我、生死以至一切现象和本质之间，只存在无条件的同一，从而得出“齐万物为一”的相对主义结论；而学“道”的归宿，也唯有泯灭一切差异，从“有待”的现实世界进入“无待”的逍遥境界。

庄子认为，认识没有任何标准可以遵循，从而“绝圣弃智”，取缔认知对象的质的规定性。如果一定要追求知识，弄清是非，那就是“道”的亏损，使自己陷入





喜怒哀乐的无穷烦恼之中。所以,只有取消了认识,才能得“道”,才能保全生命而尽享天年。这样,势必陷入不可知论。

现存《庄子》(亦称《南华经》)一书,内篇七篇、外篇十五篇、杂篇十一篇,共三十三篇,包括庄子本人及其门人和后学的作品,学界认为内篇最能体现庄子的哲学思想。

《庄子》收录的散文,善于以生动的寓言故事和新奇奔放的想像,说明精湛深奥的哲理。文章风格奇幻诡异,汪洋辟阖,仪态万方,给人以自由洒脱、变化多端的美感。后世许多文学家,如嵇康、李白、苏轼、袁宏道等,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无不深受其影响。

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学大师,他的出现,为我们瞭望宇宙和人生多了一个窗口。





1

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

北海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叫鲲。鲲巨大无比，不知道有几千里。鲲变化成鸟，它的名字叫鹏。鹏的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；奋力而飞，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。这只鸟啊，当海水翻腾激荡的时候将乘风破浪迁往南海。所谓南海，那是个天然形成的大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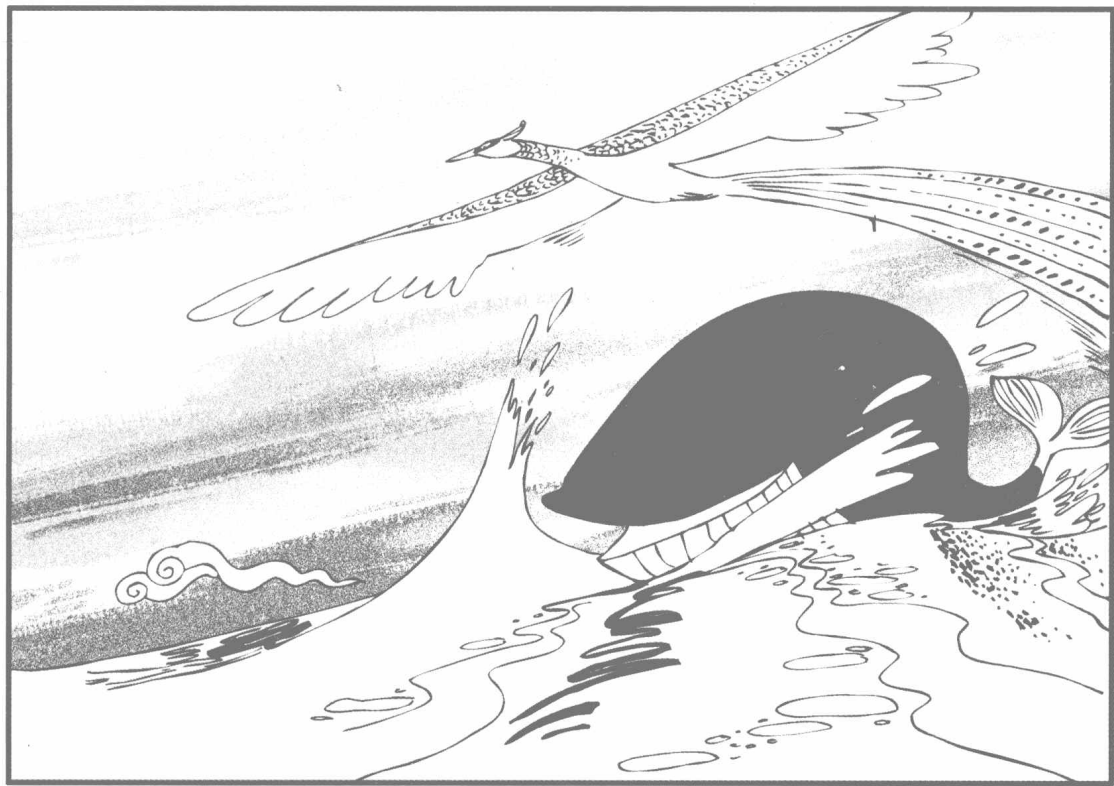
庄子以他那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”为我们描绘出无穷的“逍遥”境界。庄子的“逍遥”是指“无所待而游于无穷”，不受任何约束而自由自在地优游。这里，他所塑造的大鹏凭风怒飞，扶摇而上几万里，看虽“逍遥”，实则“有所待，”必须凭借大风才能飞升。不过，后人摆脱了庄子的限制，往往以大鹏抒发自己的凌云壮志和崇高理想。

注

北冥：北方的海。冥(míng)：通“溟”，海。怒：奋力。垂天：天边。垂，通“陲”，边际。海运：海动，亦即在风力的作用下海水翻腾。

解





北海的鲲变化成鹏,奋力而飞,翅膀就像天边的云。其实鹏鸟也不逍遥,它翱翔天宇还不得不凭借大风。

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



蝉和斑鸠讥笑大鹏说：“我一下子飞起来，碰到榆树檀树这类小树就停落在上面，即使飞不上去就落在地上，为什么非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？”去近郊的，只须带三餐的食品，当天回来，肚子还饱饱的；到百里之外的，要准备隔夜的食品；如果远行千里，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充足的食品。这小虫和小鸟怎么会知道大鹏的志向呢？



想飞的愿望是绝对的，飞行的境界则是相对的：既有高下之分，又有远近之别。蜩和学鸠嘲讽大鹏，渺小低下的见识，自鸣得意的口吻，以漫画式的笔触刻画出它们的可怜和可笑，形象地说明了“小知不及大知”的道理。

注

蜩(tiáo):蝉。决起:一飞而起。抢(qiāng):撞,碰到。控:投落。奚以:为什么。莽苍:郊野景色,引申为近郊。果然:饱的样子。之:代词,可译为“这”、“这个”等。

解



自己无竟也无能远走高飞的蝉和斑鸠嘲笑大鹏：“为什么非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？”



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

朝生暮死的菌类不可能知道一个月的时光，夏生秋死的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的时光，这就是短命。生长在楚国南边的冥灵树，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，五百年为一个秋季；古代有一种大椿树，以八百年为一个春季，八百年为一个秋季。而彭祖现在还以长寿闻名于世，众人还和他相比，岂不可悲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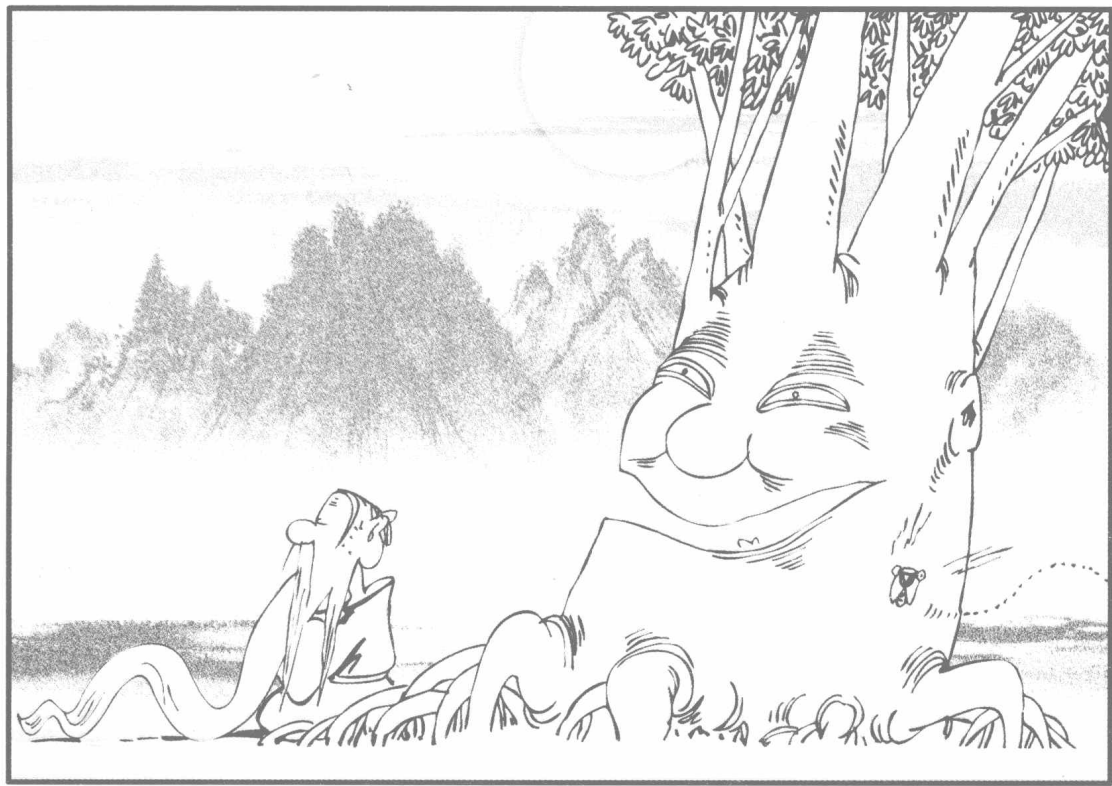


朝菌、蟪蛄固然幼稚可笑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“小年”；彭祖活了八百岁，可谓“大年”，但与冥灵树、大椿树相比，同样幼稚可笑。其实，不论“大年”还是“小年”，无非是无限时空中的一点，历史长河中的一瞬。在无限的时空中，连这种“大小之辨”本身也显得微不足道。

注

晦朔：晦，月终；朔，月初。蟪蛄(huì gū)：寒蝉，夏生秋死。彭祖：传说中的上古人物，相传活了八百岁。

解



大椿树以八百年为一个春季，八百年为一个秋季。在大椿树面前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不免自惭形秽。



宋荣子者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

宋荣子这个人，全社会都赞誉他他也不会因此更加努力，全社会都非议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沮丧，这是因为他能够确定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区别，能够分辨光荣与耻辱的界限，不过如此而已。他从来不去匆匆忙忙地追求世俗的声誉。即便如此，他的道德修养还是没有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。



古往今来，在浮名虚誉的得失之间，或喜或悲，或歌或哭，能像宋荣子这样淡泊名利、宠辱不惊者，能有几许！但庄子说：“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还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“逍遥”境界，亦即能游于“大道”而真正“无为”。

注

宋荣子：即宋钐，又称宋荣。战国时思想家。他的学说源出道家，近于墨家。著有《宋子》。劝：奋勉，努力。沮：沮丧，颓废。辩：通“辨”，辨别。斯已矣：如此而已。数数(shuò shuò)然：匆忙的样子。

解



宋荣子从来不去匆匆忙忙追逐世俗的声誉，使身心受其牵累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没有以“无为”的姿态游于“大道”，进入“逍遥”境界。

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



列子能够乘风行走，那样子轻妙极了，十五天后就能返回。他对于获得幸福，从不汲汲追求。他虽然免于步行的劳苦，但还是要有所凭借的。如果能遵循天地客观规律，又能驾驭自然界的各种变化，遨游在无边无际的自由境界，他还依赖什么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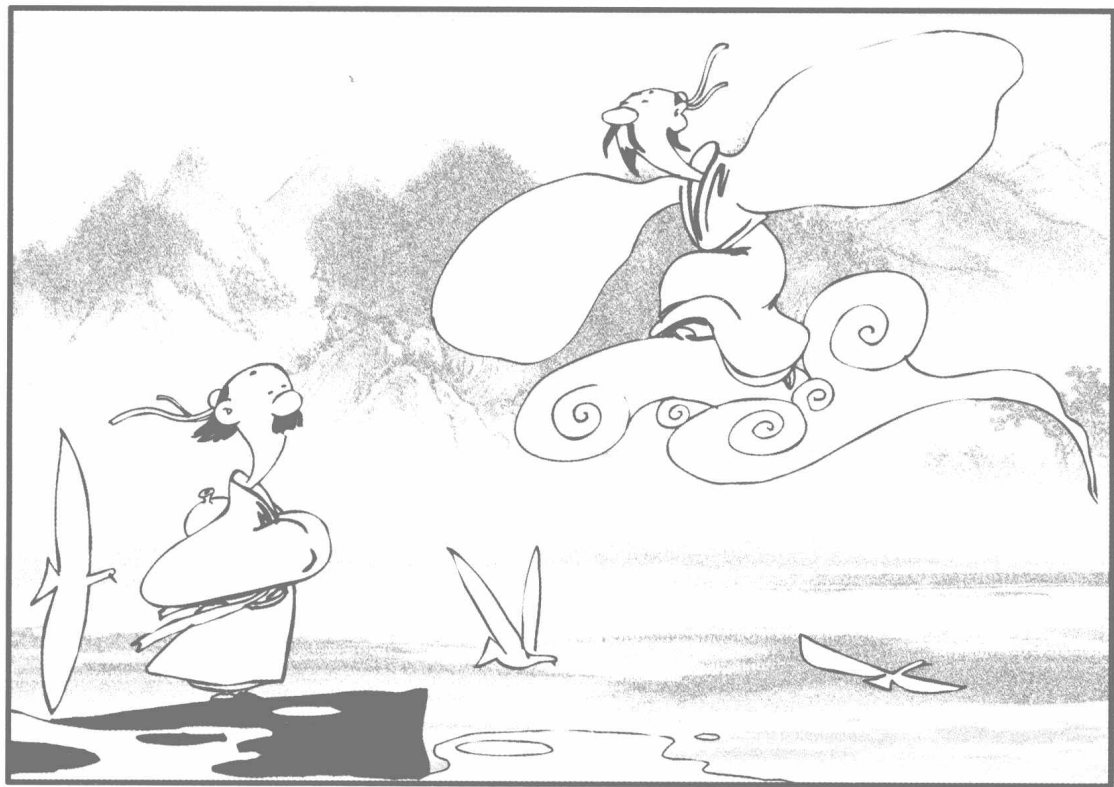


列子能“御风而行”，而且也不借以“数数然”以“致福”。如此自由，岂不“逍遥”？不，“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”，他还是离不开“风”。庄子指出，列子应该朝着“乘天地之正”、“御六气之辩”的方向努力，亦即能够顺应自然规律，超越自然变化。

注

列子：即列御寇，郑国人，相传他得风仙之道，能乘风游行。泠(líng)然：轻快的样子。天地之正：天地的客观规律或自然状态。六气：指阴阳、风雨、晦明。辩：通“变”，变化。

解



列子能乘风行走,虽然免于步行的劳苦,但还是离不开风,还不能无所待。

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



宋国人购置礼帽到越国去卖，但越国人头不留发而身刺花纹，根本用不着帽子。尧治理天下人民，稳定了国家政局，然后他到遥远的姑射山上和汾水北岸去拜见四位得道的神人，他就会带着惆怅的心绪将天下遗弃。



庄子设想的“逍遥”境界荡涤了我们日益蒙尘的心灵，启发我们返璞归真，找回自我。同时，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的指导。“宋人资章甫”、唐尧“往见四子”的故事，启发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设身处地，而不能凭想当然办事。同时，要以唐尧为楷模，功成之后即刻消除尘虑，如果总想在天下“有为”，岂能“逍遥”！

注

资：购置。章甫：一种礼帽。平：平定。四子：指传说中得道的王倪、啮缺、被衣、许由等四位神人。藐姑射之山：藐，遥远。姑射(yè)，传说中位于北海的仙山名。汾水之阳：汾(fén)水，在今山西平阳；阳，水的北面。窅(yǎo)然：犹怅然，惆怅的样子。

解



一位宋国人购置礼帽到越国贩卖,岂不知越国人断发文身,根本不戴帽子。